

PHILO VANCE SERIES
PHILO VANCE SERIES
PHILO VANCE SERIES
PHILO VANCE SERIES
PHILO VANCE SERIES

菲洛·万斯
探案集·2

[美] 范·达因 著 张丽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菲洛·万斯
探案集·2

[美] 范·达因 著 张丽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洛·万斯探案集. 2 / (美) 范·达因著; 张丽娟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307-12667-1

I. 菲… II. ①范… ②张… III. 推理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4175号

责任编辑: 陈 凤 责任校对: 管思梦 版式设计: 张金花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300 1/32 印张: 9 字数: 198千字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667-1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
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一、金丝雀杀人事件

- | | |
|-----|-----------|
| 001 | 6. 大呼救命 |
| 009 | 7. 陌生的访客 |
| 018 | 8. 隐形杀手 |
| 025 | 9. 追踪猎物 |
| 037 | 10. 强行谈话 |
| 047 | 11. 搜集信息 |
| 056 | 12. 间接证据 |
| 064 | 13. 旧情人 |
| 073 | 14. 万斯的看法 |
| 081 | 15. 四名疑犯 |
| 089 | 16. 重大发现 |



目录
Contents

099	17. 不在场证明
108	18. 陷阱
116	19. 医生的证词
125	20. 午夜证人
134	21. 矛盾的时间
144	22. 一通电话
155	23. 十点之约
163	24. 展开逮捕
173	25. 万斯的证明
181	26. 重建命案
190	27. 牌局
199	28. 真凶
209	29. 贝多芬的“行板”
220	30. 尾声



二、格林家杀人事件

- | | |
|-----|----------|
| 231 | 1. 双重惨剧 |
| 239 | 2. 展开调查 |
| 253 | 3. 格林古宅 |
| 266 | 4. 失踪的手枪 |



Philo Vance

一、金丝雀杀人事件

6. 大呼救命

九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一点。

打从杰梭进门的那刻起，他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出头的他严肃而刚毅，外形粗犷，体格强健；肩膀结实宽阔，感觉像是受过军事训练一样。他走路时有点跛，看得出他右脚有问题，而且我注意到他左手臂僵硬弯曲，像是由于胳膊肘挫伤引起的。他内向沉默，眼神坚毅而且充满智慧。马克汉立马示意要他坐到衣橱旁的一张藤椅上，但他拒绝了，只是恭谨地站在检察官面前。马克汉首先问了几个私人问题，这也透露出杰梭在世界大战时当过步兵队的士官，曾重伤过两次，并在休战前不久解甲归田。他接下这个接线生的工作已经有一年多了。

“现在，杰梭，”马克汉继续说道，“我要问的事跟昨晚发生的悲剧有关，把你知的事情都告诉我。”

“是的，长官。”毫无疑问，这名退役军人会把他知道的所有事

情全部告诉我们，而且，如果对提供讯息的正确性有任何不确定，他也会很坦白地说出来。可以说他具备了目击证人训练有素而又细心的所有特质。

“首先，你昨晚是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十点，长官。”直截了当的回答，让人觉得杰梭不管何时上班，都会准时前来，“这阵子我值夜班。值日班的接线生跟我轮流值班，我值日班，他就值夜班。”

“昨晚你是否看到欧黛尔小姐从剧院回来？”

“是的，长官。每个人进来都会经过总机。”

“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过十一点不久。”

“她一个人吗？”

“不是，长官。还有一位男士。”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长官。不过以前他来找欧黛尔小姐时，我见过他几次。”

“我想，那你应该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是的，长官。他个子很高，胡子刮得很干净，不过留了灰色的短髭。我敢说他的年纪大约四十五岁左右。看起来是个有身份地位又十分富有的人——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长官。”

马克汉点点头。“现在，告诉我，他是陪着欧黛尔小姐一起进入她的公寓，还是他掉头就离开了？”

“他和欧黛尔小姐一起进了公寓，大概停留了半个小时。”

马克汉的眼睛一亮，他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接下来的问题。

“所以说他大约十一点左右来这，跟欧黛尔小姐待在她的公寓到十一点半才离开。你确定你刚说的吗？”

“是的，长官，没有错。”这位接线生十分笃定。

马克汉停顿一下，身子向前倾。

“现在，杰梭，在你回答前请仔细想想，昨晚还有没有其他人在任何时间来找过欧黛尔小姐？”

“没有，长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为何如此肯定？”

“要是有人拜访她，我就会看见他们。他们在到她公寓之前一定会先经过总机。”

“你从没有离开过总机吗？”马克汉问。

“没有，长官，”他郑重其事地说，像是在为他没有坚守岗位的暗示辩护似的，“我要喝水或者上厕所，都是到对面会客室的小盥洗室；但我会把门一直开着留意总机的显示灯，好让自己能看到是不是有电话进来。即便我在盥洗室里，也没有人可以进出大厅而不被我看到。”

对于尽责的杰梭随时盯着总机，绝不漏接任何一通电话的说法，是值得相信的。这个男人的真诚和信用毋庸置疑，我想，在场的每一个人也都不会怀疑这点——如果昨晚还有其他人来找欧黛尔小姐，杰梭肯定会知道。然而由于希兹生性谨慎，他立即站起来往外走到大楼大厅。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带着困惑但满意的表情。

“没错！”他向马克汉点着头。“盥洗室的门跟总机位置成一直线，中间没有任何障碍。”

杰梭对这样的确认没有什么反应，他站在那里，眼睛专注地看着马克汉检察官，等他继续问他进一步的问题。沉着的态度中有几分让人赞赏的自信。

“那昨晚呢？”马克汉继续问道，“你离开总机的频率是不是很高，或者离开的时间很长？”

“只离开过一次，长官，而且只是去了盥洗室大概一两分钟。不过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总机没离开过。”

“你愿意发誓，从十点以后就再也没人来找过欧黛尔小姐，而且除了那名护花使者外，没人离开过她的公寓？”

“是的，长官，我愿意发誓。”

他简单扼要地道出实话。马克汉在继续问他问题前，沉思了好一会儿。

“侧门呢？”

“一整晚都是锁着的，长官。大楼管理员在他离开前就把门闩好了，今早才又打开的，我都没碰过它。”

马克汉向后一靠，转身向希兹。

他说：“大楼管理员和杰梭的证词，似乎已经把范围缩小到直指欧黛尔小姐的护花使者。这样的推测似乎是合理的，如果侧门整晚都是门上的，而且没有其他的访客从正门进出，这样看来我们要找的就是送她回家的那个人。”

希兹冷笑了一下。

“那很好，长官，假如昨晚这里没有发生其他事的话。”接着他对杰梭说，“告诉检察官关于这个人的后续部分。”

马克汉以期待的心情好奇地看着这位接线生，而万斯则是用手撑头，专心地听着。

杰梭语调平稳，像军人向长官作报告一样小心翼翼地陈述着。

“事情是这样的，长官。当这位男士十一点半从欧黛尔小姐公寓出来时，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并且让我帮他叫辆计程车。我帮他打电话叫了辆计程车，就在他等车时，欧黛尔小姐突然大叫救命。这位男士立即掉头冲向欧黛尔小姐的公寓，我也紧跟其后。他敲了敲门，不过一开始没人回应；接着他又再敲了一次，同时大声问欧黛尔小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回她回答了，她说她没事，并且让他回家，不要担心。于是他跟我走回总机旁，并对我说他猜欧黛尔小姐一定是睡着后做了噩梦。我们后来谈论着战争，不久车就来了。他向我道晚安后就走了出去，我听到了计程车开走的声音。”

很明显，这番有关欧黛尔小姐这位不知名护花男士离开的叙述，彻底推翻了马克汉原先的推测。他神情沮丧地看着地板，不断地猛抽着雪茄。终于他再次开口：“这名男子从她公寓出来后多久，你听到欧黛尔小姐的叫声的？”

“大约五分钟的光景。我刚和计程车行联络完之后大约一分钟，就听到她大声尖叫。”

“当时这个男人就在总机附近？”

“是的，长官。而且，当时他的一只手正撑在总机这里。”

“欧黛尔小姐总共叫了几次？她在求救时喊了些什么？”

“她尖叫了两次，然后大喊：‘救命，救命！’”

“当这男人第二次敲门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

“长官，我隐约还记得他说：‘开门，玛格丽特！发生什么事了？’”

“那你记得她回答时说了些什么吗？”

杰梭有点犹豫，紧皱着眉头。

“就我能记住的，她说：‘没什么事，抱歉吓着了。没事了，请回家吧，不要担心。’当然，我记得的也许没那么准确，但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那时候你透过门可以清楚地听到她说的话？”

“哦，是的。那些门并不是很厚。”

马克汉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来回踱步。最后，他在接线生面前停了下来，并且问了另一个问题：“在这个男人离开后，你有没有听到欧黛尔小姐的房间里传来什么可疑的声音？”

“一点也没有，长官，”杰梭回答，“不过，十分钟后有人从外面打电话给欧黛尔小姐，可在她房里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

“怎么会这样！”马克汉糊涂了，希兹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把有关那通电话的详细情形说给我听。”

杰梭平静地开口。

“大约十一点四十左右，总机上的灯闪起了，我拿起电话筒，一个男人说他要找欧黛尔小姐。我把电话接了进去，隔了一会儿她的话筒才拿起来。你能知道对方是否拿起了话筒，因为如果对方拿起话筒，总机板上的显示灯会熄灭。接着一个男人说‘喂’，我按下转接键，在这之后我就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了。”

这时，房内沉寂了下来。接着，在询问过程中一直很专注地看着杰梭的万斯开口了。

“顺便问问，杰梭先生，”他满不在乎地问道，“这样说吧，你对这位迷人的欧黛尔小姐是不是有一点迷恋？”

自打进到这房间开始，这位接线生就显得有些不自在，轻微的红晕泛上脸颊。

“我觉得她是位非常漂亮的女士。”他果断地回答。

马克汉抛给万斯一个不以为然的表情，插嘴打断他们的对话。

“暂且就到这，没别的问题了，杰梭。”

这位接线生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后走了出去。

“这宗命案变得十分吸引人。”万斯喃喃说道，同时在沙发上伸了伸懒腰。

“真让人欣慰，有人开始对这宗命案感兴趣了。”马克汉语带挑衅地说，“另外，能不能顺便问一下，你刚才为什么要问杰梭对那女人的感觉？”

“噢，只是这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万斯回答说，“而且，你知道，闺房内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状况，不是吗？”

在陷入胶着的茫然中，希兹壮声为自己打气。

“我们仍然掌握了指纹，马克汉先生。我觉得指纹可以帮我们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但是即便杜柏士确认了这些指纹，”马克汉说，“我们还是要查出指纹的主人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因为到时他一定会说指纹是在命案发生之前留下的。”

“嗯，可以肯定。”希兹固执地断言，“昨晚在欧黛尔从剧院回来

前，就已经有人进来了，而且十一点半在另一个男人离开时，他还在这里。这可以从那女人的尖叫，跟那通十一点四十接起来的电话获得证实。而且德瑞摩斯法医说了，命案是在午夜之前发生的，所以毫无疑问，是躲在房内的那个家伙干下了这起命案。”

“看来，这好像没什么争论的余地，”马克汉同意，“而且我倾向认为这个家伙与她认识。她之所以尖叫，可能是在他最初现身时；认出是他后，才镇定下来告诉门外大厅的男子说她没事。再后来屋里的这名男子就把她给勒死了。”

“我的看法是，”万斯接着说，“那个男人藏身的地方就是那个衣橱。”

“当然，”希兹警官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让人困惑的是他是怎么进去的。值班到昨晚十点的接线生告诉我，那位造访欧黛尔并带她外出吃饭的男子是她昨天唯一的访客。”

马克汉发出火气不小的咕啾声。

“把那名值日班的接线生带到这里来，”他命令着，“我们非得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昨晚有人来这里，在我离开前，我一定要弄清楚他是怎么进来的。”

万斯向马克汉做了一个揶揄的表情。

“你知道，马克汉，”他说，“我没有特异功能，但我现在有一种，好像那些二三流诗人常说的，奇怪却无法形容的感觉——假如你真打算留在这疑云重重的闺房中，直到你发现这名神秘访客昨晚是怎么进来的话，恐怕你得叫人把你的盥洗用品和好几张干净的床单准备好送过来。哦，别忘了，还有你的睡衣。策划主导这个案子的家伙，早就十分

小心并且聪明地安排好了他的出入问题。”

马克汉半信半疑地看着万斯，这回他没有搭腔。

7. 陌生的访客

九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一点十五分。

希兹走出公寓来到大厅，然后把值日班的接线生带了进来。这位名叫史比佛利的年轻接线生苍白清瘦；他那凸显出苍白脸色的黑发则抹了发油，油亮地从额头向后梳拢，并蓄着稀稀疏疏的胡须。衣着整齐光鲜的他，穿了一套十分醒目且剪裁合身的深褐色西装，里面搭配了一件粉红色立领衬衫，脚上穿了一双盘扣鞋。他看起来有些紧张，一屁股坐在门旁的藤椅上，手指头抚弄着裤子上褶皱的部分，并不时地舔着嘴唇。

马克汉直接切入重点。

“我知道你昨天值的是下午到晚上十点的班，对吗？”

史比佛利猛咽了一口口水，点点头，“是的，长官。”

“欧黛尔小姐昨晚是几点外出用餐的？”

“大约七点。那时我刚好托人去隔壁餐厅帮我买三明治。”

“她是自己去的吗？”马克汉打断他的话。

“不是，有个家伙来接她。”

“你认识这个家伙吗？”

“我看过他来找欧黛尔小姐好几回，但是我不认识他。”

“他长得什么样子？”马克汉连珠炮似的一路问下来，言语间显得相当没耐性。

史比佛利口中描述的这名护花男子，跟杰梭所描述的那名男子完全相符合，只是史比佛利比较多话，而且描述得不够准确。显然，欧黛尔小姐晚上七点出门，十一点回来，都是同一名男子陪着她。

“现在，”马克汉继续问，并且加重了语气，“我想知道在欧黛尔小姐外出用餐到你十点下班之前，有没有谁来拜访过她？”

史比佛利对这问题感到困惑，他那稀疏的弯眉向上挑动，眉头紧皱。

“我，我——不懂你的问题，”他舌头打结地说，“欧黛尔小姐外出的时候谁会来拜访她？”

“的确有人来过，”马克汉说，“而且他进了她公寓，一直在那待到她十一点从外面回来。”

年轻接线生的眼睛和嘴巴张得大大的。

“我的天哪，长官！”他惊叫出来。“所以这就是他们杀她的方式！躲在她屋里等她回来！”他蓦然打住，突然间意识到原来自己和这宗神秘的谋杀事件竟然扯得上关系。“但是，在我值班期间没人进到她的公寓。”他脱口而出，怯生生地强调这件事。“没人！从她外出到我下班，我一步都没离开过总机。”

“有谁可以从侧门进来吗？”

“什么？它没锁吗？”史比佛利语气显得十分惊讶。“晚上从来不会不锁门的，大楼管理员每晚六点下班前都会把门闩上的。”

“你昨晚有没有因为别的事打开过它？想一想！”

“没有，长官，我没有！”他猛摇头。

“那你确定在欧黛尔小姐出门后，就再没人从正门进来然后去她公寓？”

“百分之百确定！我告诉过你我一直没离开过总机，没有人会经过这里却不被我看到，只有一个人来找过她。”

“噢！所以确实有人来过！”马克汉吼了起来。“什么时候来的？当时的情形如何？好好想想再回答我。”

“没什么重要的事，”这名年轻人回答他时，真的害怕极了，“这个家伙只是进来按她的门铃，然后马上又离开了。”

“你别管它重不重要，”马克汉的语气冷漠而专断，“他几点来的？”

“大概九点半左右。”

“他是谁？”

“一个年轻人，来找过欧黛尔小姐几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准确告诉我当时的整个情形。”马克汉追说着。

史比佛利再次猛咽了一口口水，舔舔嘴唇。

“是这样的，”他很努力地开始叙述，“这人进来后就顺着大厅一直朝里走，我告诉他：‘欧黛尔小姐不在。’但他没停下来，并且对我说：‘哦，不管如何我要按个门铃确定她真的不在。’正好一通电话响了，我没再阻拦他。他按了门铃，也敲了门，当然不会有任何人应门；没多久他就走了回来，说：‘我想你说得没错。’然后他就丢给我五毛钱，然后离开了。”

“你真看见他走出去了？”马克汉的声音中透着不满。

“没错，我看见他离开了。他只是在出大门前停了下来，然后点了